



林和生 著
Lin Hesheng

麦田里的人

凡·高

VINCENT VAN GOGH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毛·公



毛泽东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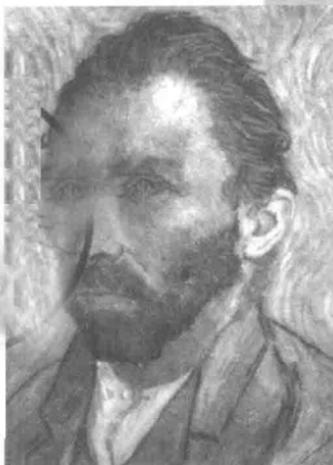


西方人文思想家回顾丛书

凡·高

Lin Hesheng 林和生 著

麦田里的人
THE MAN IN THE WHEATFIELDS



Vincent van Gogh

四川人民出版社

<http://www.booksss.com>
E-mail:scrmcb@ mail. sc. cninfo. net

责任编辑:王智敏
封面设计:周靖明
技术设计:何 华

西方人文思想家回顾丛书
麦田里的人:凡·高
林和生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印协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5.125 插页 4 字数 320 千

2000年5月第1版 2000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220-03701-5/K·568 印数:1—10000 册

定价:20.00 元

序

还在本书动笔之前很久，我就开始思考一个表面上看来是技术性的问题：对于我们那位让人无法平静面对的主人公，如何称呼他？称他“凡·高”？还是“文森特”？

读者将看到，我选择了后者。这可不是一个轻松的选择。“凡·高”是姓，“文森特”是名。对后者的选择，意味着对学术性和科学性的某种放弃，而对于我，学术性和科学性不轻于任何一种情感分量，因为我信奉这样一句话：“真理胜过一切怜悯。”

然而，我还是选择了后者。没有必要多作解释了，既然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学术性和科学性，最好就不要再作解释。我只想请读者原谅，或者作一个最简明的自我批评：我无原则地顺从了文森特独特的心理需要。

目 录

序 (1)

第一部 “在上帝之城”

第一章 北布拉班特的耶路撒冷

(1853.3.30 - 1869.7) (3)

第一节 津德尔特 (4)

第二节 学习与成长 (15)

第三节 教堂、墓地与麦田 (22)

第二章 高比尔公司

(海牙时期: 1869.8 - 1873.5) (32)

第一节 荷兰艺术的薰陶 (33)

第二节 米 勒 (39)

第三节 画与书·思想·提奥及其他 (50)

第三章 高比尔公司

(伦敦时期：1873.5－1875.4) (66)

第一节 艺术之爱与人生之爱 (68)

第二节 能量的汇聚：“文森特之爱” (79)

第三节 初恋和转折 (84)

第二部 朝圣者之路

第四章 巴黎的基督徒

(1875.5－1876.4) (105)

第一节 印象主义 (105)

第二节 在上帝与艺术之间·伦勃朗 (110)

第三节 仿效基督 (119)

第五章 传教英伦

(1876.5－1876.12) (126)

第一节 第一次传教 (128)

第二节 一封奇怪的信 (139)

第六章 圣徒行迹：走向博里纳日

(1877.1－1878.12) (161)

第一节 多德雷赫特的《圣经》翻译家 (161)

第二节 阿姆斯特丹的神学预习生 (169)

第三节 布鲁塞尔传教学校 (175)

第七章 博里纳日的受难与救赎

(1878.12－1880.10) (180)

第一节 在命运的深处 (181)

- 第二节 博里纳日的受难：1879 (188)
第三节 博里纳日的救赎：宗教还是艺术？ (196)
第四节 走向艺术：告别博里纳日 (209)

第三部 在人性与艺术的麦田

第八章 艺术与人性的播种

- (海牙：1880.10－1883.12) (225)
第一节 克 依 (227)
第二节 西 恩 (239)
第三节 德伦特 (249)

第九章 北布拉班特原野上最后的日子

- (纽恩南：1883.12－1885.10) (255)
第一节 印象派和织工系列 (256)
第二节 玛高特 (262)
第三节 父亲之死 (266)
第四节 德拉克洛瓦和《吃土豆的人》 (272)

第十章 巴黎的碰撞和融合

- (1885.11－1888.2) (285)
第一节 安特卫普的序曲：日本的发现和“肉体季
节的收获” (285)
第二节 巴黎的麦粒 (293)
第三节 蒙蒂塞利 (301)
第四节 从印象主义到“后印象主义” (311)
第五节 高 更 (323)
第六节 告别巴黎 (338)

第十一章 阿尔勒大地的收获和悲壮的陨落

(1888.2 - 1890.5) (343)

第一节 盛开的果园 (346)

第二节 不朽的文森特艺术 (359)

第三节 黄房子：“南方画室”之梦 (377)

第四节 不屈的文森特 (412)

第五节 圣雷米 (422)

第十二章 文森特之死：欧韦的最后时光

(1890.5 - 1890.7.29) (446)

后记 (472)

主要参考文献 (475)

第一部

在上帝之城

但我始终认为，理解上帝的最好方式，是爱许多许多事物……爱你所爱，这样你就会更了解上帝——我就这样对自己说。然而，一个人必须带着高尚、严肃和亲切的同情心去爱，带着力量去爱，带着理智去爱；而且，一个人必须永远努力让自己了解得更深、更好、更多。这是通向上帝之路，这是通向坚定不移的信仰之路。

——文森特·凡·高

上帝惟一。虔诚、敬仰和爱，最终来自至高无上的惟一者。上帝无所不在，他在万事万物之中。

——斯宾诺莎

第一章 北布拉班特的耶路撒冷 (1853.3.30 – 1869.7)

在别的国度也有令人着迷的事物……但是，上个礼拜天我在堤上独自漫步时想到，荷兰的土地就在脚下，这种感觉有多好！我感到：“现在我的心已与上帝契合。”我们童年的全部回忆重新泛起。常常，常常，我们和爸爸一道散步到赖斯贝亨，那总是二月里最后的一些日子。在生长着绿色谷物的黑土上空，云雀在歌唱；辉煌的蓝天上飘着白云——然后是两旁长着山毛榉的石子路……哦，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或者不如说，哦，津德尔特！哦，津德尔特！

北布拉班特总是北布拉班特，故乡总是故乡……

——文森特·凡·高

最大的善，就是认识到心物合一。

——斯宾诺莎

第一节 津德尔特

1853年。荷兰南部。荷兰第二大省北布拉班特。3月30日，大约在耶稣受难日和复活节前后，在离重要城市布雷达约80公里的津德尔特，一位浅红头发的男婴呱呱坠地。

如果把一头鲜见的红发算作一种重要特征，那么，这孩子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该算作是一种神秘了。

恰好一年前（不早也不晚，就在3月30日这一天！），父母先已生下另一位男婴。这位男婴带给父母极大的喜悦，这不仅因为他是头生子，而且更因为，这一年，他的父亲已经30岁，而母亲已经33岁了。沉浸于幸福之中的父母为这位男婴取名文森特·威廉·凡·高。

然而，也许正像有人所说，幸福总是为不幸所包围，就像海上的孤岛。至少，对于这对情感虔诚、品德高尚、相敬如宾、恩爱有加的夫妻，中年喜得头生子的幸福短暂得令人伤心。姗姗来迟的儿子只活了短短几个星期，便重又消失到永恒的黑暗和虚无之中，让他们猝然面对一片无边的悲哀。这悲哀已足以令人心碎，更何况，在这悲哀之外还隐隐另有一种恐惧：毕竟，孩子的母亲已经33岁了，而孩子的夭折是否意味着某种更大的、永远的不幸呢？——直到第二个孩子又从浑沌和希望中孕育而来，并

降生于世。

多半出于对长子的深情眷念，也出于某种隐秘难言的期望，父母没再为次子（实际上的长子）另取名字。于是，这位一头红发的孩子承继了死去兄长的姓氏。

在北布拉班特麦浪滚滚的黑土上，文森特·威廉·凡·高没有再次死去（如果将姓氏看作真实象征的话），带着一头火苗般的红发，他长大了。

孩子的父母成婚于 1851 年。父亲提奥多勒斯·凡·高（1822 – 1885），荷兰归正会（属基督教新教）津德尔特教区牧师；母亲安娜·科妮莉亚·卡本图斯（1819 – 1907），荷兰海牙一位法庭资料装订员之女，这位装订员曾经装订了荷兰第一本宪法，因而被美称为“国王的装订员”。

提奥多勒斯自己的父亲也是一位牧师，一共养育了 12 个孩子，其中有 6 个儿子，他是第四个。弟兄 6 人中，就只他一人并非十分自愿地继承了自己父亲的事业。1849 年，提奥多勒斯毕业于乌得勒支神学院，随后在北布拉班特津德尔特定居下来，由父亲亲自洗礼做了牧师。北布拉班特省是一个天主教大省，境内居民绝大部分信奉罗马天主教。这意味着与罗马天主教相对立的荷兰归正会属于极少数派。就一般的人情世故而言，作为这一派的牧师，而且又效职于靠近比利时边境的小村庄津德尔特（天主教徒与新教徒比例在 60: 1 左右），似乎并非是令人愉快的使命。

然而，更重要的是，提奥多勒斯似乎并没有做牧师的天赋。这位当地人心目中的“漂亮牧师”并非是热情洋溢的布道者，相反倒像有教养的书生。在互不调和的两派之间，他似乎走了中庸

之道。大概既出于对宗教派系力量对比的敏感，也出于文学阅读和艺术欣赏中所薰陶的美感和均衡感，他从不在讲坛上高声宣诵。相反，话语从他唇上轻轻跳出来。所引经文自然大都来自较为宽厚流畅的《新约》，而不是相对激烈而严厉的《旧约》。教区内偶有点酗酒或设宴欢闹的事情，他也并不十分在意。日后，随着大儿子逐渐成长，在需要他出面教诲的场合，他也总是宽厚有余，直到后来事情变得十分令人担忧，他的态度才发生了改变。

由于他的善良、教养、宽厚和温和，提奥多勒斯在教区内赢得了新教徒和非新教徒的普遍尊敬。后来，一位年老的罗马女天主教徒回忆说：“我们非常喜欢他，为了他，我们甚至可以在水中双膝跪下。”结婚后，他与妻子的印象也一道深深留在津德尔特人们的记忆里。正如有人回忆说：“他们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他们不会被忘记。”^①

不难看到，无论是勉从父业，还是取道中庸，提奥多勒斯对父亲（以及自己）的教会毕竟表现了堪为楷模的虔诚。12个弟兄姐妹之中，就他一人走上了追随耶稣基督之路。在靠近边境的津德尔特，在压倒优势的罗马天主教徒中间，这位新教徒中庸的善良和虔诚，意味着一种温和的童贞。

只是，事实总归是事实。提奥多勒斯可能的确没有做牧师的天赋，他默默无闻地在津德尔特一呆就是20年，即便后来调任新职，也不过是调往与津德尔特同样偏远的小村庄如海尔沃特或埃登等地，到晚年甚至被调往更小的纽恩南去了。只有教区内的人民衷心爱戴和尊敬他，妻子爱他、理解他，儿女们崇敬他。

^① 转引自 The Complete Letters of Vincent van Gogh, vol. 3, p. 593.

12个弟兄姐妹中，文森特（森特）、亨德里克（海因）和科尼利斯（科尔）三位兄弟与提奥多勒斯关系最亲密。似乎并非偶然的是，这三位兄弟都是画商。荷兰（Holland）是尼德兰的历史区域。伟大的尼德兰，她不仅是小麦和奶油的黑土，不仅产生过“为上帝所陶醉”的斯宾诺莎，而且自古到今都是西方绘画艺术的一处圣地。从这儿产生了不朽的北方画派（包括佛兰德绘画和荷兰绘画，与意大利画派即所谓南方画派相应），贡献了凡·爱克、博斯、布鲁盖尔、鲁本斯、哈尔斯、伦勃朗、雅各布·凡·雷斯达尔、弗美尔等星汉灿烂的艺术巨匠和大师。作为人类文化宝贵财富的油画艺术，也正是从尼德兰的土地上发源。在这样一块肥沃的“艺术黑土”上，画作的经营自然而然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职业。

在三位画商兄弟中，森特又与提奥多勒斯尤为亲密，他们甚至共同娶了一对姐妹。森特娶了那位“国王的装订员”的一位女儿为妻，随后又把妻子的姐姐安娜介绍给了自己的弟弟。

随着结婚和生儿育女，安娜成为家庭主妇。提奥多勒斯发现自己找到了一个理想的伴侣。她全心全意为他分担人生，不仅承受繁多的家务，而且还陪他外出访问教区内的居民。她是一位出色的、可爱的女人。繁多的家务和单调的乡村生活磨损不掉她活泼、生动的性格。从她身上自然而然产生出强大的凝聚力。她身体结实，精力充沛，一天到晚忙个不停，什么事情都关心，据说还能用“可怕的速度”织毛衣。日后，当孩子们长大成人，外出谋生，她又成天不知疲倦地给孩子们写信。“我只是给你说几句话”——这是她最爱用的句子。然而，在所谓“几句话”中，总

是包含着她深明大义且体察入微的爱心。多年以后，她的二儿媳（即文森特弟媳、提奥之妻约翰娜）对此作了感慨系之的回忆：

……多少次，这“几句话”是那么及时地来到收信人手里，带来他们所需要的安慰和力量。在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里，这“几句话”对于我始终是希望和勇气的不竭源泉。眼前这本书〔即由约翰娜着手搜集、整理、编辑和翻译的《凡·高书信全集》——引者注〕是对她两位儿子〔即文森特和提奥兄弟——引者注〕的纪念，在这本书中，一句充满感激的回忆的话语，应该献给他们的母亲。^①

后来，安娜活到 87 岁高龄（1907 年去世，即在文森特和提奥先后去世之后又活了 17 年），丈夫和三个长大成人的儿子先后离她而去，即便如此，她到老都以罕见的坚强和勇气保持着生活的热情、力量和信心。文森特后来为她画的一幅肖像和更往后她自己的一幅照片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它们令观者对这位母亲不由得肃然起敬。

对于理解后来文森特的艺术之路而言，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安娜热爱大自然，同时还是一位掌握了相当技能的业余画家，能够把自己的观察感受和思想感情用画笔表达出来。几乎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无论作为牧师家庭的收入是多么有限，也无论生活有多忙碌，安娜总能安排出时间和条件满足自己的业余爱好。她画

^① 参见 J. van Gogh-Bonger, *Memoir of Vincent van Gogh*. 载 *The Complete Letters of Vincent van Gogh*.